

一生能读多少书

安武林 著

安武林儿童文学

精品集

读书漫谈卷

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

张天翼童话金奖

陈伯吹儿童文学奖

冰心儿童图书奖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 安武林儿童文学精品集 |

读书漫谈卷

一生能读多少书

Yisheng Neng Du Duoshao Shu

安武林 著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沈阳

© 安武林 201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生能读多少书 / 安武林著. — 沈阳: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7.10

(安武林儿童文学精品集. 读书漫谈卷)

ISBN 978-7-5315-7355-5

I. ①一… II. ①安… III. ①儿童文学—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87.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23397号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 版 人: 张国际

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 编: 110003

发行部电话: 024-23284265 23284261

总编室电话: 024-23284269

E-mail: lnsecbs@163.com

<http://www.lnse.com>

承 印 厂: 辽宁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纪兵兵

责任校对: 段胜雪

封面设计: 精一绘阅坊

插画绘制: 精一绘阅坊

版式设计: 精一绘阅坊

责任印制: 吕国刚

幅面尺寸: 170mm × 210mm

印 张: 8 字数: 119千字

出版时间: 2017年10月第1版

印刷时间: 2017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15 000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15-7355-5

定 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contents

目录

像猎狗一样去找书

002	——	童年的晨读
004	——	晨读忆，最忆是儿时
009	——	油灯下的读书时光
018	——	是谁站在门口那儿
023	——	像猎狗一样去找书
028	——	屋顶上的书
032	——	躲在棺材里看书
036	——	藏在被窝里读书
041	——	阅读改变人生
046	——	借书
050	——	书呆子





抢书记

- | | | |
|-----|----|--------|
| 056 | —— | 博古淘书记 |
| 060 | —— | 擒书记 |
| 064 | —— | 洗书录 |
| 067 | —— | 北京人淘书 |
| 072 | —— | 长沙淘书记 |
| 076 | —— | 抢书记 |
| 081 | —— | 津门淘书小记 |

书缘佳话

- 086 —— 曹文轩的书房
- 091 —— 书缘佳话
- 095 —— 金波先生的两本书
- 099 —— 金波的书房
- 104 —— 有点儿恨
- 108 —— 铁凝赠书
- 111 —— 签名本：风光无限
- 115 —— 书香生活
- 119 —— 去张之路老师家搬书
- 124 —— 站在冷风里，等书
- 129 —— 小雪飘飘似书香





长大最好做一条书虫

- | | | |
|-----|----|-------------|
| 134 | —— | 长大最好做一条书虫 |
| 137 | —— | 为什么要读书 |
| 142 | —— | 庸书毁了我 |
| 153 | —— | 藏书的好处 |
| 157 | —— | 我的阅读习惯 |
| 165 | —— | 一生能读多少书 |
| 169 | —— | 阅读教育 |
| 172 | —— | 儿童的阅读 |
| 176 | —— | 走过四季（代后记） |
| 178 | —— | 说人说书说趣话 曹文轩 |
| 180 | —— | 阅读安武林 汤素兰 |

像猎狗一样去找书

我像猎狗一样，有着灵敏的嗅觉，谁家书，那是逃不过我的眼睛和鼻子的。非常有趣的是，我竟然有了几个小几岁的朋友，他们有的是我同学的弟弟。他们都是小书虫，而且在借书给我读方面是比较慷慨的。几十年过去了，有的依然是我的朋友。





童年的晨读

小村是寂静的，寂静得像一片森林，像一潭春水。

晨曦是透明的，像是蝉透明的翅膀。空气都被植物的湿气过滤过了，清新得醉人。而这个时候，大地还没有醒来，否则，那滚滚而来的原野的浓烈气息，会淹没一切。

校园里长满了高大粗壮的泡桐树，泡桐树的叶子亭亭如盖。那笔直的白杨树，巨人一样高高地耸立着。

这个时候，一声清脆的晨读声响起，就像一池宁静的水面被丢进了一粒石子儿，声音的波纹，在空气中荡漾。

犹如第一声蝉鸣幽幽地响起之后，整个世界都开始充满了快乐的喧嚣。

晨读的声音让校园沸腾了。

在树下，在台阶上，在水泥垒的乒乓球案上，在操场上，到处都是人影。

那高高低低的声音，粗粗细细的声音，快快慢慢的声音，错落有致

地交织在一起，好像一曲宏大的交响乐在轰鸣。

那一张张神采飞扬的脸，那一片片上下翻飞的嘴唇，眉宇间专注的神情，像风吹过，森林里的千万片叶子在飘扬。

树上三三两两的麻雀，惊慌不安地转动着脑袋。它们可爱的声音，无人欣赏，这令它们感到恐慌，不安，焦虑。

它们细小的声音，脆弱无力；犹如大海咆哮而至，它们是被裹挟着的微不足道的小草。

这声音的河流，在奔腾；这声音的瀑布，在飞溅；这声音的暴雨，在倾泻。

在大路上，摇头摆尾的猪，慢慢踱步的鸡，懒洋洋的狗，还有悠闲的鸭子，和这晨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那赶着牲口、扛着农具的农人，那倒剪着双手路过的农人，脸上都流露着笑意，灿烂的，像早晨的太阳。

他们聆听着，默想着，像在盘算播种或者收获的计划。

小村醒了，晨读之声戛然而止。

静悄悄的校园，静悄悄的村庄，像一本本打开的书，阳光温情脉脉地读着，读着每一棵树，每一片叶子，每一只小小的虫子。



晨读忆，最忆是儿时

童年的记忆中，有一小景——晨读。晨读就像夜晚贴在窗户上的星星一样，那么远，又那么近，一直灿烂在我的梦里。

校园的早晨，如果没有晨读，似乎就不是校园的早晨了。就像一天之中没有太阳，天空阴沉着，这样的早晨无论如何也算不上是新的，也不可能有浪漫和诗意。

大约从走进校园的那一刻起，晨读就像烙印一样，打在每个人的身上，这是我们必须要做的功课之一。而我，是特别喜欢晨读的一个人。

每天清晨，我都喜欢一个人早早地去学校，到了学校开始晨读。早晨的空气好，寂静，记忆力就像肥沃的土地，等待你去播种。校园里粗壮的泡桐树的叶子亭亭如盖，像是要给人创造一个诗意做梦的氛围似的。但要是等到人渐渐多起来，那么，整个校园都会沸腾起来。

那是很壮观的场景。每个学生手里都拿着书，大声朗读。如果你从校园外面走过，就会听到校园里面的晨读声像蛙鸣一样此起彼伏，好像

整个世界都被点燃了，爆炸了。那不同的声音，不同的神态，不同的姿势，简直就像是百川归海之前的滚滚洪流一样。我不喜欢这喧闹，喜欢和这洪流保持一点儿距离，找一个僻静的地方，大声晨读。但这样的地方，永远是找不到的。在校园的角角落落里，到处都是晨读的人。

从小学二年级开始，我在班里就占了两个优势：第一，朗诵第一名，速度很快，很流利。第二，要求背诵的课文，我总是最早先背过。但我有一个很强的对手，一个叫娟的女生。她比我更优秀。我嘴唇厚，似乎也算不上口齿伶俐之人，但娟就不同了，嘴唇薄得像一张纸，一背



诵课文，就像站在泰山顶上倒绿豆。她的嘴唇更像是自动点钞机，那一个个文字就是钞票。所以我是既羡慕又嫉妒。

有时候，她被老师喊起来背诵课文，我都会发起呆来。在我眼里，什么都不存在了，只有两片嘴唇在翻动，好像是鱼儿在呼吸。那嘴唇，绝对是电影中绝佳的特写镜头。我想我的表情一定很难看，心情一定很复杂。有时候，我在晨读的时候，会偷偷看她一眼，看到她回教室了，我会多读一会儿，似乎比她进步了一些。战胜她的念头很强烈。

我很喜欢书，但从小有个很不好的习惯，不太爱惜书。这个矛盾几乎缠绕我一生。我的每一本教科书，都像战场上受伤的士兵一样，惨不忍睹。我甚至都感到惊奇，书何以会被我毁成这样。太离奇了，尤其是语文课本，常常是被我一分为二。我晨读的时候，手很累的，需要把上下各一半的书页凑在一起，上面翻一页，下面也要翻一页，否则内容就对不上了。别人读书，一半是用手指放在最底端，撑开书，而我要用拇指从中间压着书，用食指上下翻书。这样，晨读下来，整个胳膊又酸又麻，好像上了一堂超强度的体育课。

有一次，我正聚精会神地读书，突然，我听到班主任喊我。我小跑过去，他笑眯眯地说：“安武林，我看看你的书！”我心里一沉，天哪，怎么会这样？老师从来没有看过别人的书，怎么会看我的书？我心

里惴惴不安，但还是把书递了过去。老师用手接住了上半本书，我一松手，“吧嗒”，下半本书掉在地上了。我脸一红，慌乱地从地上把书捡了起来，想递给老师，但老师笑了……

那种笑意义太丰富了，我想能解读出很多种意思。也许只是一般的好笑，觉得有趣，但这个不成立。他笑我对书如此，足见不是一个好学生了。不仅不是好学生，而且是一个没有希望的学生。他那个笑，似乎是他寻找到了答案，也似乎是给我下了定语：你这一辈子完了。无论如何，书是神圣的，就像战士手中的枪，音乐家手里的乐器，农民手里的锄头。我如此对待我的书，那么我能走多远？仅此一件小事，便可以看穿我的一生。老师的笑，那是很自信的，很有预见和胸有成竹的笑。

我庆幸的是，老师没有责备我，但比责备我更令我难受。一个有希望的学生，老师愿意责备；而对一个没有希望的学生，老师会放任自流。那一刻我虽然保全了自己的尊严，但我的心理压力却更大了。

而以后的以后，也就是小学毕业后，在我身上再也没有发生过书被我一分为二的事情，但和那些爱整洁爱干净的人相比，我对书的爱依然是很浅薄的。这一点似乎怎么也改不了。晨读是一件浪漫而富有诗意的事情，是一件富有朝气和活力的事情，但那本一分为二的书，在我整个童年的晨读生活中，就像是一个用错了的标点，令我尴尬，

气馁，沮丧。

晨读忆，最忆是儿时。





油灯下的读书时光

一盏黑铁油灯

记忆中的一盏油灯，幽幽的，散发着昏蒙的光芒。

如柠檬，如很远的月色。

那盏油灯，有一个黑色的底座，浑圆，如满月。中间有一尺长的一个小铁柱，拇指一般粗。上面是一个莲花座的茶碗一样大的器具，里面放一个药瓶子做的油灯。

灯芯是纸做的，因为吸油不利，大多时候，是用棉线做的。

这盏油灯，整个是用生铁做成的，有好几斤重，沉甸甸的。

打我有记忆的时候，它就存在了，不知道是爷爷做的，还是上一代人流传的，灯史已经不可考证。

如果考证也不难，一问健在的父亲便知，但我不想弄明白。许多的美丽，一有答案便索然无趣了。

如信仰，一经质疑，那种高贵的力量便会骤然冰消瓦解。

我喜欢趴在油灯下读书。

煤油的味道很好闻；奶奶在油灯下纳鞋底；爷爷的呼噜声此起彼伏。

我读的书，都是小说、散文和诗歌，幸亏爷爷不懂这些。无论我读什么，只要是读着，他总是很高兴的。若是父亲，不是恶声恶气地责骂，就是没收。

油灯下，流淌的光芒里有一种宽容，有一份祥和的恬静。

童年，少年，都是和爷爷奶奶一起度过的。

那盏油灯里，似乎盛着的都是爱的汁液。

油灯下，惘然若失

油灯下，有时候也写作业的。

那时候，似乎作业很少，而爷爷，好像豆大的字不识一个。所以，他从不检查我的作业。不像现在的父母，都很有学问，动不动就要把孩子的作业拿过来，皱着眉头，好像包工头在检查工人是否偷懒一样。

真不知道是父母欠孩子太多，还是孩子欠父母太多。

唯一的一次，爷爷突然心血来潮，要看看我的语文作业本。

我目瞪口呆，不亚于看见了外星人。

爷爷翻看着我的生字抄写，突然说了一句：“你看看你，写的字像